

林徽因的茶意人生



1934年，金岳霖、费慰梅、林徽因、费正清、梁思成（从左至右）在梁林北总布胡同家中客厅

“一身诗意千寻瀑，万古人间四月天。”林徽因传奇的一生，是一首隽永雅致的古典诗歌，是一幢巍峨轩敞的传统建筑，也是一杯芬芳馥郁的茉莉花茶。

春日品茶，想起林徽因与茶有着深厚渊源：其祖籍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福州，源于地域文化的影响，林徽因自幼就与茶结下不解之缘；她爱茶更懂茶，茶不仅融入了她的日常生活，而且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茶于她，是浓浓的乡愁，是甘苦的生活，是人际交往的信使，更是文学创作的源泉。

静好岁月下的家庭茶会

林徽因幼时家境优渥，生活安逸，早年尽情沉浸在“琴棋书画诗酒茶”的风雅生活中。

16岁时，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一年半，先后到伦敦、巴黎、里昂、日内瓦、柏林、布鲁塞尔。那段青葱岁月，在异国他乡，她饱读西方文学名著，深受英国茶文化熏陶，经常跟父亲出席外国友人举办的家庭茶会，由此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，并渐渐加深了对茶的认识和领悟。

1924年4月至5月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应邀来华讲学，林徽因随梁启超、林长民、胡适等陪同泰戈尔游览北海，参观松坡图书馆，又赴北海静心斋茶会，还与丁西林、胡适等参加了在凌叔华家中举办的欢迎泰戈尔的家庭茶会。

几年后，新婚的林徽因回到故乡福州。据留守林氏故居水部花园的林新声向其侄子林治透露，林徽因钟爱香冽的茉莉花茶，也嗜好醇厚的武夷山水仙茶，她喝茶讲究仪式，追求精致，喜欢在旧宅花园的荷花池边喝茶，同时要插花、点清香，穿一袭白绸睡袍，如谪仙临凡。

1931年至1937年，林徽因与梁思成租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24号的四合院内，成为一个非官方的文化沙龙，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耀眼的文艺坐标。这里高朋满座，众多文化名人以茶会友，谈古论今，交流学术，畅所欲言。一杯清茶，些许点心，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激荡出璀璨的思想火花。在聚会上，林徽因当仁不让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茶话会的主角，茶香袅袅，满室温馨，不仅洋溢着她的智慧与才华，更展现了她的优雅与诗情。客厅中的很多嘉宾，后来成为梁启超、林徽因一生的挚友，包括来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、费慰梅夫妇，他们砥砺前行，相互扶持，甘苦与

共。

1937年6月，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考察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时，条件异常艰苦，然而在奔波的间隙，她依旧保持着饮茶的习惯——用搪瓷缸煮茶，以茶缓解疲惫，在茶香的温情滋润下，跋山涉水，探幽访古，苦苦追寻中华古建遗存及其“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”，默默书写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爱、坚守与传承。

动荡时代中的写茶篇章

林徽因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考察、调查和研究，业余热衷文学创作，她的作品中不乏写茶、谈茶的篇什，尽管大多只言片语，但字里行间富于情趣，充满哲理，诗意盎然，引人入胜。林徽因笔下的茶，在不同的岁月，有着不同的滋味、不同的烟火。

在短篇小说《钟绿——横影零篇之一》（发表于1935年6月16日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第156期）中，林徽因细致描述了“我”在美国留学时，用几千里以外家乡寄来的茶，招待美少妇钟绿的一段场景：

我的小铜壶里本来烧着茶，我便倒出一杯递给她。这回她却怔了说：“真想不到这个时候有人给我茶喝，我这回真的走到中国了。”我笑了说：“百罗告诉我你喜欢到井里汲水，好，我就喜欢泡茶。各人有她传统的嗜好，不容易改掉。”就在那时候，她的两唇微微地一抿，像朵花，由含苞到开放，毫无痕迹地轻轻地张开，露出那一排贝壳般的牙齿……

文中，通过“我”以茶待客，纾解游子的思乡愁绪，刻画出主人与喝茶女子的优雅美丽、惬意开怀。这里，一壶浓醇的家乡茶，饱含了她们对故乡故土的深情眷恋。

1937年1月31日，林徽因在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第293期“诗歌特刊”上

发表短诗《静坐》：

冬有冬的来意
寒冷像花，——
花有花香，冬有回忆一把。
一条枯枝影，青烟色的瘦细，
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；
寒里日光淡了，渐斜……
就是那样地
像待客人说话
我在静中默啜着茶。

林徽因以细腻的笔触，描绘了冬日的一个午后，“我”静坐窗前，寒冷如同盛开的花朵，弥漫的花香与过往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的场景。窗外，一条枯枝在阳光的映射下，拖出一道瘦细的青烟色影子，随着寒冷的日光渐渐斜落，像是在静静地等待客人的话语……林徽因深谙茶道要义，她不用“品茶”“喝茶”“吃茶”“喝茶”等字眼，而是以“默啜着茶”，营造出虚静空灵的品茗意境，真切地写出了味蕾对茶味的感受，以及内心对岁月静好的渴望。诗作构思巧妙，风格清新，仿佛一幅淡雅的画卷，极具画面感和意境美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北平沦陷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，辗转迁徙，先后流亡到长沙、昆明直至宜宾附近的李庄。硝烟四起的抗战年代，尽管生活空前困苦，但林徽因仍坚持用粗糙陶碗冲泡自制的土茶，将茶的甘甜与苦涩融入严谨的古建图纸，凝结成苦难困境中优雅的执着和坚守的力量，成为她诗意与坚韧的人生注脚。

1940年的春夏之交，为躲避日军空袭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昆明东北8公里的龙头村构建了5间房屋。新筑的院落很快又成为林徽因下午茶场所，她邀请“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”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梁思永、傅斯年、李济、董作宾，西南联大的周培源、张奚若、钱端升、冯友兰、金岳霖、沈从文、陶孟和、王力、陈梦家、游国恩……民国时期的翘楚们络绎云集这里，虽然战火纷飞，亦没有北平时期的精致，但是他们依旧以茶会友，话古说今，谈诗论艺，在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中，彼此分享着人生的快意。

战火纷飞间的别样茶情

抗战胜利后，深受肺病折磨的林徽因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，入住清华园新林院8号，这里便成了林徽因下午茶的新场所。林徽因理所当然是茶聚的主人和谈话的中心，他们谈建筑、谈都市规划、谈文学，内容随意丰富，气氛融洽风趣，形式和内容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北总布胡同的沙龙风格。彼时清华年轻教师汪国瑜后来回忆说：“除一些知名教授和学者外，我们年轻教师和学生也常参加，在这个下午茶的沙龙聚会上我们常常吃到他们家里自制的点心，大家边唱边吃边谈，极有品位。”

这一时期，林徽因的诗文一改恬静、清丽之风，充满苍凉、沉郁之象。

1947年，林徽因创作了一首《昆明即景·茶铺》（发表在1948年2月22日《经世日报·文艺周刊》第58期），真实展现了时局动荡、烽火连天的年代，在偏安一隅的昆明茶馆，茶给人们所带来的苦中作乐的片刻安宁：

……

在顺城脚的茶铺里
隐隐起喧腾声一片。
各种的姿势，生活
刻划着不同的方面：
茶座上全坐满了，笑的，
皱眉的，有的抽着旱烟。
不都为着真的口渴，
四面窗开着，喝茶，
跷起膝盖的是疲乏，
赤着臂膀好同乡闲话。
……

每晚靠这一碗茶的生趣，
幽默估量生的短长……

诗作直面现实，通过茶铺这扇窗口，以鲜活生动的语言，描绘了抗战时期普通百姓在艰难环境下的生活场景：在顺城的茶铺里，人们喝茶、聊天，以各种姿态展现着不同的侧面，或欢声笑语或皱眉沉思，或抽着旱烟或静静品茶，安然享受这一碗茶带来的片刻宁静，生发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；并且在茶铺内幽默地估量着生命的短暂与漫长……此时的茶味，是日常，是百姓生活，平淡而有真味，绝望中蕴含了温暖和希望。

1947年夏，林徽因的病情一度恶化，并被诊断出须作肾切除手术。她因此写下《病中杂诗九首·写给我的大姊》（发表于朱光潜主编的1948年5月《文学杂志》第二卷第十二期“诗歌专号”）：

……
当我去了，还有没说完的话，
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：
说的时候，同喝的机会，都已错过，
主客黯然，可不必再去惋惜它。
如果有点感伤，你把脸掉向窗外，
落日将尽时，西天上，总还留有晚霞。
……

诗中，林徽因以落日与晚霞为意象，把自己比作“杯里留下的茶”，以未尽的茶香与未尽的话语，引发出淡淡的感伤；自己的生命或许将要走到尽头。然而，她笔锋一转，又劝慰亲人：当夕阳的余晖洒落天际，我们不必悲哀，不妨抬头望向窗外，绚烂晚霞，正为我们的离别添上一抹温馨的色彩……林徽因病中留诗，以茶为喻，表达出一种豁达、洒脱的情怀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林徽因的画作《故乡》